

小小说

官迷

■广东 吕海涛

陈石盆一辈子好当官，两条腿不值钱，东家西家的送信、征款、催粮。

文革那时候，陈石盆是大队的民兵，后来革委会主任看小伙子勤快听话，提拔了个民兵副大队长干。文革一结束，副大队长也就名存实亡了。

陈石盆常在大队跑，家里苦了老婆翠花一个人。两口子生气，翠花说，咱这是干的哪门子干部，家都不要了，你拿回来了多少钱？陈石盆严肃地对翠花说，这可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少了俺们几个，陈家庄政治还搞不搞了？陈家庄人还怎么生活呢？

陈石盆当的最大的官，就是陈家庄的村长。那一年新上任的村支书想着培养一个贴近的人，就想提拔陈石盆当村长。乡里同意了支书的意见，派了乡干部到陈家庄大队开会。也就是和陈石盆谈谈话，宣布一下任用决定。

正开会呢，陈三娃跑来给石盆送信。石盆石盆，你老婆要生了，叫你着急赶回去。石盆不慌不忙站起来说，三娃，你先去照顾一下你嫂子，我一会儿就回去，正开会呢。三娃气得一跺脚，走了。三娃出门就骂石盆，自己老

婆生产都不顾了，当官迷了心窍，活着干啥子哩。

陈石盆的“官迷”“官迷”就叫开了。每次出门，陈石盆都很注意自己的形象问题。家里再烂，别人看不见，要是一出门，可就代表陈家庄了。他穿得周五郑王庄里一站，觉得自己就是陈家庄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乌无头不飞，他们就是陈家庄的“乌头”。

计划生育正紧那段时间，陈石盆确实风光了一阵。想生个二胎、三胎，那都得看他陈石盆的脸色。光看脸色倒也罢了，陈石盆要的是实惠，谁要是烟酒不到家，他就要“研究”谁家。

乡里计生办对村里的计生工作，基本都靠村干部摆活。陈石盆一个电话，计生办的人进到村里就跟进了自己家一样熟悉。有个媳妇躲二胎，听说计生办来了，来不及跑，躲在簪子里。结果被逮了个正着。

五爷看不过眼，说石盆你太过分了吧，兔子不吃窝边草，你断人家后，得防着报应。石盆故意眼睛睁得很大，赌咒发誓说，那事不是人干的，陈石盆绝不会干那缺德事。

要钱要烟酒，都知道陈石盆是个

赖货。可为了子嗣大计，少不了有人提着礼来找石盆。那些年石盆嘴里没有掉过十块钱一包的“带把烟”，确实抖过一阵子。

烟酒收多了，石盆觉得不稀罕，他又动起了歪心思。东村石榴三胎，男人窝囊，连烟酒也送不起。石榴长得好些，石盆要女人来和他说好话，动手动脚，想占便宜。石榴性子烈，不吃石盆这一套，男人家兄弟们知道了要揍石盆。民愤很大，石盆就被抹了官，像一条褪毛的狗乖乖呆在家里。

石盆跟着翠花一道去地，打理庄稼，灰溜溜的，形象都有点邋遢。走在村里，也很少有人搭理他，石盆觉得生活很无趣。石盆用报纸卷烟抽，烟气很臭。石盆不敢到人跟前去。

有一年，乡里收烟叶，缺人手，想要个能打会算的。跟支书要人，支书说还是叫石盆去吧，石盆见过世面，算盘打得好。乡里说，石盆不是犯过错么？支书说，这是去干活，给他个活路么。乡里就要石盆去。

石盆听说消息，一晚上都没睡着。第二天和翠花早早起来赶集，置

买了两身新衣服，一双新皮鞋。当石盆衣服笔挺出现在陈家庄的时候，陈拐子摇摇头说，哎呀！胡汉三又回来了……

陈石盆到乡里上班，虽然是临时工，可吃住都在乡政府。陈家庄人知道什么啊？在他们眼里陈石盆就是乡干部。乡干部耍牌，三缺一，叫陈石盆一起耍，陈石盆推辞了两句，坐下了；乡干部喝酒，说老陈来喝两杯，陈石盆说不会不会，又坐下了。

有一次石盆喝酒，不知怎么喝得烂醉。又不睡，在乡政府大院里乱溜达，谁要是劝他，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通乱骂。乡长听着院子里闹哄哄的，出来一瞧是陈石盆。说，石盆快回屋去，喝了两口酒，不知道姓啥叫啥了？

石盆酒正在得意时，眼里认识谁？日娘老子把乡长骂了一通。第二天石盆酒醒了，听说昨晚闯了祸，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上乡长屋里赔罪。乡长黑着脸只说出一句话，你走吧，乡政府用不起醉鬼。石盆赶紧给乡长跪下，说下次再不敢了。乡长瞅了瞅他，说，有些事没有下一次。

有年冬天回老家，大路上碰见陈石盆。他穿了件烂军棉袄，用根围巾系在腰间，胡子拉碴，赶了几只羊往南山坡去放呢。我感叹地想，不知不觉石盆老了啊。

我给石盆让了根烟，石盆受宠若惊地接过去。我刚要挪步，石盆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神秘兮兮地说，你二哥竞选村长，我们全家都投他的票呢。

在时光里吹散

（外一首）

小小的火焰
在暗夜升起
那些生辰不详的花朵 正在
内心深处安静地绽放
是谁掠走了 时光深处
那些棱角分明的痛疼

黑夜不断上升
暮晚的喧闹渐渐退去
生活的底片上只剩下斑驳的痕迹
而我对这个世界 还有最后的热爱
鲜艳的伤口结着厚厚的痂
还有多少激情可以挥霍呢

我要趁这无人惊扰的夜晚
等待一场风暴 把飘忽不定的
往事带走 剩下的
让它自然沉淀 留下
值得珍爱的一切 静静地落下
低着头赶路 像一匹负重的老马
驮着最后的爱 走向时光尽头

微光

风贴着地面飞行
远处公路上的汽车无声地滑行
像极了一枚刺进皮肤的针
瞬间的痛 沿着经脉游走
路灯熄灭 黑暗遮盖了人间
所有的动作 你已陷于时间的深度
一如失去巢穴的鸟儿 恐惧、迷茫
在密不透风的幕布上颤抖

一声打火机的轻响 啪的点燃了
时光中央的香烟 黎明的呼吸声
轻轻跳开了 黑夜的眼睑
这么多年我一直和疾病为伍
把对生活的幻想熬成苦口的良药
现在 我只需一缕微光就已足够
我要细数着手中的日子 节省着
所有的爱 所有的恨 让它们
适得其所 爱得恨得找不出一丝差错



杜鹃花 摄影 常永发

小小说

鬼来了

■杜华

了以前的无拘无束、天真烂漫。

他一想到她就心跳，一见到她就激动，就酥了骨头，本想表达点什么，可话到嘴边，这嘴却不听使唤，不但什么也说不出来，甚至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就红着脸走开了，过后又非常后悔：“我咋就这么完蛋呢？下次……”下次还是不行。

他心里也装下他了，每当看到他身影的时候，她的心就狂跳起来，一种莫名的期待油然而生，她总想听他表白什么，可又害怕他表白什么，于是，当他真的走近的时候，她也害羞地躲开他。

几年了，他们就这么幸福着，煎熬着，谁也没胆量捅开这层“窗纸”。

后来，两个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她考上了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省城的一家医院当了医生。

见面的机会少了，这更让他们倍受相思之苦。他几次鼓足勇气想去看她，但每次都是临行的时候泄了气。给她写了几十封信，却一封也没寄出过。他把要对她说的一切都写在这信里了，写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想她的时候，就拿出这些信一封接一封地读，读得自己泪流满面，肝肠寸断。

“我咋就这么完蛋呢？”这句话不知道在他心里反问了多少遍，可他就是这么完蛋！三个字就能表达清楚的事，几年了他也没敢说。他甚至盼望着她能给他来封信，这样他就有台阶下了。可他始终没收到她的来信，这让他有些失望和灰心：“放弃吧，毕竟身份不同了，咱是农民，人家是医生……”他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嘀咕着。

她最初上班的时候，也是非常挂念他，总盼着他来看她，或者给她来信。“该向我表白了嘛！”她想。她期待着他的表白，就象期待幸福来临一

克什克腾信息	
红 酒 和 王 枢 咏 经 棚 十 二 景	
红 酒 咏 经 棚 十 二 景	民 国 王 枢 咏 经 棚 十 二 景
湖 光 漪 澜	湖 光 漪 澜
远眺平原玉练铺，神来妙手绘新图。 王郎即恨离别早，不见如今达里湖。	中涵岛屿水平铺，绝妙禽鱼飞跃图。 自古英雄勋远略，至今留得大儿湖。
曼陀山洞	曼陀山洞
曼陀山上望云台，散落琼花遍地开。 我辈不能生智慧，空劳佛祖世间来。	龙兴古寺踏芳台，月照层岩云洞开。 僮使神仙真现相，我今犹愿遇如来。
兴安南麓	兴安南麓
秋深塞外画中行，矮树高山似栅横。 不必机心妆重彩，一枝一叶自倾城。	岗陵一脉蜿蜒行，莽郁盘根绝嶺横。 寄语愚公移不得，天然东北小长城。
潢源碧翻	潢源碧翻
又到潢源故地游，依然清婉几春秋。 偏怜河畔青青草，可以簪花戴满头。	寻到潢河最上游，碧翻白涌镜涵秋。 人间艳说清流好，此更清流源水头。
蹄林古塞	蹄林古塞
蹄林故垒踏青归，塞外田畴绿正肥。 拜日已然成往事，莽原依旧沐春晖。	西风瑟瑟雁南归，白草含霜塞马肥。 广漠更无人拜日，犹余故垒傍斜晖。
应昌旧宫	应昌旧宫
蓝天碧水应昌路，草地山城远近通。 吟罢古人昔日作，怆然不见鲁王宫。	应昌道上西风急，河远流长曲折通。 故老犹能道遗址，鲁王城里鲁王宫。
字峰晓日	字峰晓日
山花欲绽暗香凝，岭上林间第几层。 且让朝阳头顶过，只缘紫气自东升。	东南秀岭晓寒凝，雪白真言最上层。 六字纵横足千古，祥光辉映日初升。
关庙晚钟	关庙晚钟
春花秋月奈愁何，关庙抒怀笔墨多。 碧血丹心称武圣，豪情直上贯星河。	孙曹未灭恨如何，庙貌巍然节义多。 听到晚钟疑有意，声声似唤汉山河。
河留塔影	河留塔影
坠叶惊鱼隐细沙，炊烟断续是谁家。 鲁王城外西风劲，蒿赖河边落日斜。	蒿赖河边处处沙，停车难觅野人家。 应昌故址余孤塔，倒印寒流影自斜。
宜浴温泉	宜浴温泉
波摇光动柳烟轻，偶见飞花落净泓。 大漠长空先放下，一除俗垢满心清。	上方新浴觉身轻，恰喜温和水一泓。 膏泽不因人世热，此泉犹是在山清。
三泉新圃	三泉新圃
游云白日落清泉，秋月春花可竞妍。 四季轮回由它去，山中流水自涓涓。	山中新圃圆中泉，倒影朱栏入水妍。 人物风光齐发轫，江河成就赖涓涓。
翠霭楼亭	翠霭楼亭
日落西山照小楼，寒烟淡淡向云浮。 时光怎奈留不住，心上离人塞外秋。	依阜为亭亭外楼，溪光山色翠同浮。 学为老圃无多事，但愿年年庆有秋。

在村里有很多讥讽、嘲笑的目光向自己投来，这让他更加抬不起头来。可这消息传到她的耳朵时，就不是笑话了，她整整偷哭了一个晚上……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是光棍儿，前些年，父母也托人给他介绍过对象，可不是他看不上女方，就是女方看不上他，一来二去，他岁数大了，连介绍人也不登门了。而她算是家庭幸福，事业有成。

可近几年，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父母去世，他的生活愈加没有规律，先是吃不下东西，后来身体消瘦，什么活也干不动了，亲戚一看他要不行了，就把他送到当地的医院。但他这病当地医院医治不了，建议转院，亲戚们就托人把他弄到了省城她所在的那所医院。

他住院了。

那天，她来病房看他，他躺在病床上，脸正对着门口，一看她进来，想起身迎接，可身子怎么也动不了，心里翻江倒海般搅动起来。

四目相对，却没有马上移开，而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对方。他本想说点感激之类的话，可喉咙干干的，空白的脑子里又冒出小时候玩儿游戏的那个情节：“鬼来了。”

这句不伦不类的话说出来，他已泪如泉涌，再看她，同样满脸是泪。